

櫻之輯

王晓平 主编

少女漫画

女作家

日本人

杨伟 著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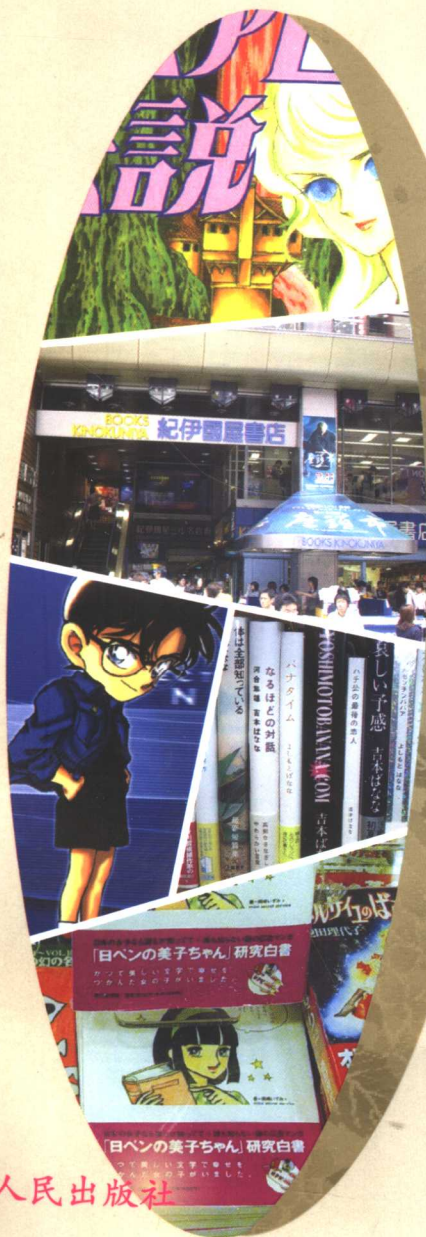
文

日

本

新

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人民出版社

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人

杨 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人/杨伟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5

(人文日本新书/王晓平主编)

ISBN 7-227-02930-1

I. 少... II. 杨... III. ①漫画—研究—日本②女作家—文学研究—日本—现代 IV. ①J218.2②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2336号

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人

杨伟著

责任编辑 哈若蕙 周庆鹏

装帧设计 吴海燕 赵倩【小狼工作室: 0951-5012113】

责任印制 樊建强 来学军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5045311

邮编 750001

网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mm 1/24

印张 9.7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0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5000册

书号 ISBN 7-227-02930-1/I·751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型文化学术类图书——『人文日本新书』

关注人文日本 介绍日本文化 体现中日文化交往的历史
凸显原创 规模宏大 题材广泛 立论严谨 内涵深刻

梅之辑

中日文化文学关系

樱之辑

日本文学

松之辑

日本宗教 风俗 历史

竹之辑

日本艺术

少女漫画是漫画森林中最为独特的一片疆域，是少女们编织梦想的隐秘空间，隐伏着少女们乐于沉浸的幻想体系。本书以少女漫画中所表现的恋爱观、家庭观、双性同体和少年爱，以及女同性恋等问题作为切入口，解读了当代日本女性种种观念的剧变。

近年来走红日本文坛的吉本芭娜娜、山田咏美等女作家，无不以各自的方式与少女漫画有着至深的关联。本书通过对少女漫画与日本当代女流文学的跨学科考察，透视了两者之间相互融合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独辟蹊径地破解了以吉本芭娜娜、山田咏美等为代表的女作家们风靡文坛的秘密。

■ 出版人 高 伟
■ 监 制 李金英

■ 选题策划 哈若蕙
■ 策划统筹 哈若蕙 杨 过
■ 责任编辑 哈若蕙 周庆鹏
■ 特约审读 李凝祥
■ 编 务 周庆鹏
■ 装帧设计 吴海燕 赵 倩

 小狼工作室
Email: xiaolang4444@163.com



◎
人文日本新书

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王晓平

【顾问】

中西进 川本浩嗣 乐黛云 严绍璁 文洁若 严安生

【编委】（按姓名笔画排列）

马兴国	卞立强	王向远	王金林	王若茜	王 勇
王晓平	刘立善	孙东临	陈生保	严绍璁	李 征
陈德文	林少华	邱 岭	胡令远	郑民钦	哈若蕙
高文汉	高 宁	高 伟	高慧勤		

認識の違いは異文化理解の出発点
——「人文日本新書」出版を祝して

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

——祝贺“人文日本新書”出版

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川本皓嗣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在日本，以前常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日本人相信自己和中国人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近代以前，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但是，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以为学习同“文”者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到近代以后这种错觉仍然存在着。

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但就像美国人多觉得加拿大像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准州”似的，中国人不也觉得日本文化像是中国文化浮浅的模仿或者派生物吗？

当然，这两方面都是很大的错觉。而且，不用说，对不深知的对手却以为知之，这是极其危险的。没

有看透相互的不同，双方都认准同样的“常识”是通用的，于是便容不得细微的齟齬，对不解的对方态度焦躁起来。

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相互的差异。从相互是不同的这一点出发，那么粗看起来是“不当”的“出格”的东西，实际上作为有魅力的、有启发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文化的文化的一种形态，正是可以如实接受的。

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前出版了钱林森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十卷)，在重新审视世界主要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方面，取得了划时期的成功。这一次又聚焦于邻国日本文化与中国关系，进而推出更大规模的王晓平主编全数十卷的“人文日本新书”。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深掘问题所在、精读原典、并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

其中既有和歌、《万叶集》、谣曲，也有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唐诗、《长恨歌》、《三国演义》，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既有东洋学与儒学，也有相扑和漫画；既有原始宗教、民间故事，也有风花雪月、恋爱和旅游，还有对不同文化间误读的研究。真可以说尽善尽美。

这套新书，辨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无疑对于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会做出巨大的贡献。有中国方面这样的壮举于前，日本也不能不认真行事。

2004年6月

“人文日本新书” 序

王晓平

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不论是说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同而大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地球村内，比邻而居。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因为对方在变，自己也在变。由于相邻，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试想，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而各自的人文，却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将它夸大

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两国的非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增长很多见识。

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

研究日本，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等，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例如杂种文化论、优等生文化论、换装文化论、换车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例如卫星文化论、非卫星文化论、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同母文化论、异母文化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仅靠这样的判断，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是很值得怀疑的。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日本文化看清楚，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研究出深度，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

圈子，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凝眸中国，守住本土情怀，是今天日本文学研究的生命线，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

同时，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硬国力”和“软国力”有很大关系。不断应时而变，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天，研究域外文化，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拿来主义”，为了“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能“拿来”，或者暂时不能“拿来”，不能为我所用的，有些也需要我们去跟它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仅期望有“人文日本”，而且更期望有“人文印度”、“人文阿拉伯”等等。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这样，像“人文日本译丛”这样的选题，相信也在期待之中。来自外部的“单边主义”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锁进不锁出的新“锁国心态”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不适应征”，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学者个人来说，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雅俗界线模糊、生活节奏

加快、信息需求猛增，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走进大众中间。在把学术书写“正”之外，再要求写短，写得耐读，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像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

我们希望，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能够不炒旧饭，小题精做，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就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

甲申年五月
(2004年7月)



序言

无论是在东京那些霓虹闪烁、行人如织的街头，还是在通往偏远小镇的支线电车上，都可以看到无数日本人聚精会神翻阅漫画的情景。其中有老有小，也有男有女。而走进日本的大小书店，会发现漫画专柜的规模远远超过了陈列其他各种书籍的柜台。林林总总的漫画书，让人大有步入丛林迷景之感，怪不得仅新宿车站附近就有好几家漫画连锁书店取名叫“漫画的森林”。日本人对漫画的无限痴迷由此可见一斑，以至于人们把日本称之为“漫画的王国”。日本漫画的影响力和消费量之巨大，足以雄踞世界之首。特别是经过50余年的锤炼和积蓄，日本的漫画业已从同人杂志的形式跃升到了企业规模化的程度。而且在制作技术和表现手法上，都形成了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漫画体系，同时对世界漫画业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正如日本漫画评论家吴智英所指出的那样：

漫画乃是日本足以向全世界进行夸耀的最高文化。^①

日本的漫画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不仅席卷了整个日本，也风靡了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韩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或地区，并逐渐在美国、欧洲等地生根开花，培养了一大批日本

①见吴智英：『現代マンガの全体像』，双葉文庫，1997年，第307页。

> 陈列在漫画专柜上的漫画书籍近景（其中包括了经典名著《凡尔赛的玫瑰》的最新版等）



漫画迷，也催生了众多的模仿者。我国近年来漫画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一大批新漫画家——诸如阿恒、杨帆、千叶子、自由鸟、胡蓉等人——也创作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但无可讳言的是，我国漫画业的发展显然还停留在初期阶段，远远不能和日本相提并论。中国漫画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所以，无论在人物的造型或是表现手法上，都多多少少带有日本漫画的烙印，而日本漫画的盗版书充斥中国市场，也印证了日本漫画在中国与日俱增的人气。

日本的确无愧于“漫画王国”的称誉，每年的漫画杂志和单行本的发售高达20亿册之多，占据了全部印刷品的三分之一。其中，周刊杂志《少年JUMP》每期的发行量就超过了500万册，足以让中国的同行们瞠目结舌，艳羨不已。而且，与中国漫画动辄10元、20元的不菲定价相比，日本漫画可以说是惊人的廉价，以至于人们看完后可以毫不怜惜地信手丢弃在电车的货架上，或是月台的垃圾箱里。低廉的价格固然得益于发行量庞大，成本相应降低的因素，而在某种意义上，低廉的价格又反过来促成了漫画的更加大众化。据说日本作为出版大国，其发行的定期刊物有2000种，而漫画就占了其中的150种左右。诚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日本各种杂志连连创刊，从而使杂志的数量急速攀升，但漫画的出版却并不仅限

于杂志，其单行本的出版也是突飞猛进，据说仅1983年一年的销售额就较前一年陡然增加了20%。不过，漫画这一庞大市场的70%却是由集英社、讲谈社和小学馆这三大出版社一手垄断的。

漫画发行量的巨大也意味着读者群惊人的广泛性。漫画最初不啻孩子们的读物，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了青少年们的阅读媒体，并且，随着这些读者的长大成人，由他们形成了当今一个庞大的“漫画世代”。不仅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面向依靠退休金生活者的漫画杂志，专门以退休后的第二人生为表现的主题。而



> 明显带有日本漫画痕迹的中国漫画

在20世纪80年代的漫画市场上涌动的另一股新浪潮，则是以25岁~29岁之间的女性为主要读者群的“レディース・コミック（Lady's Comic）”。据称这个年龄层的女性是漫画市场瞄准的最后一个黄金目标。这一崭新潮流的始作俑者，乃是1980年由讲谈社创刊的杂志《BE·LOVE》。到1984年，同类的杂志上升至4种，而1985年则猛增到17种，1986年又增加到了21种，其平均发行量也高达20万册。

随着读者阶层的扩大，漫画的多样化也日趋加速。这种多样化并非单单意味着适应各个读者阶层的杂志与系列漫画的大量出版发行，也意味着漫画种类的丰富多彩。换言之，除了动画片之外，各种各样的漫画——从单幅漫画、四格漫画到情节漫画——全都被冠之以“漫画”这一名称。而所谓的情节漫画，则既包括了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大部头漫画小说，也涵盖了漫画版的实用手册类书籍等等，以至于工薪族、学生们和主妇们都爱不释手，从阅读漫画中轻松地掌握着原本陌生的知识。而从漫画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上看，也是林林总总，多种多样。主要可以分为少年漫画、少女漫画、武术漫画、SF漫画、体育漫画、历史漫画、色情漫画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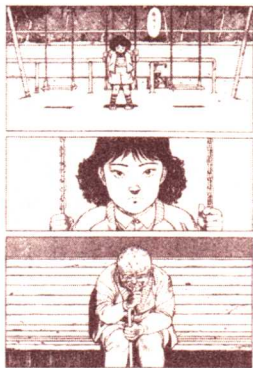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漫画完全承担起了现代日本文化一翼的角色。尽管在中国，漫画依旧没能摆脱孩童文化的胎记，只是作为一种亚文化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可在日本，漫画已经抛却了原来那种文化上的低俗色彩抑或边缘色彩，与电视、录像、视觉媒介一起，成了最强有力的大众媒体之一，并渐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受到了人们的承认。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阅读漫画还仅仅是一种

无聊的娱乐方式，甚至被认为有可能给孩子们带来负面的影响。但如今漫画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以至于关于漫画的评论与讨论政治、文学的文章同时见诸报端杂志，成了一道见惯不惊的日常风景。当然作为漫画赢得市民权的明确标志，还是当数1983年大友克洋的漫画《童梦》被授予日本SF大奖。授奖词中的一句话足以表明漫画地位的跃升和人们对漫画的新认识：

漫画的表现力可以超越小说的表现力。

如今，尽管漫画还是被一些自视清高的文人学者嗤之以鼻，但它确确实实已经走入了不少高等学府的课堂，成为大众文化论课程中的一大主角，而有关的研究著作也不断付梓面世，逐渐为漫画步入高雅的文化殿堂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勾勒出日本漫画概史，对日本漫画的评论现状加以批判，从而对现代漫画展开综合性和原理性考察的《现代漫画的全貌》^①；有从消费社会论和战后漫画表现手法的革新等视野探讨漫画的《战后漫画的表现空间》^②；有从大众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可能性研究日本漫画，进而探讨日本文化美学之独特性的《漫画王国日本》^③；还有从小说家

＞ 大友克洋被授予日本SF大奖



©大友克洋「童梦」(双葉社)

①吴智英：『現代マンガの全体像』，双葉文庫，1997年。

②大塚英志：『戦後マンガの表現空間』，法蔵館，1994年。

③ジャンクリーヌ・ベルトン：『マンガの国ニッポン』，花伝社，1994年。